

人生价值说自己
我没白活在人间

陈发祥

二〇一一年九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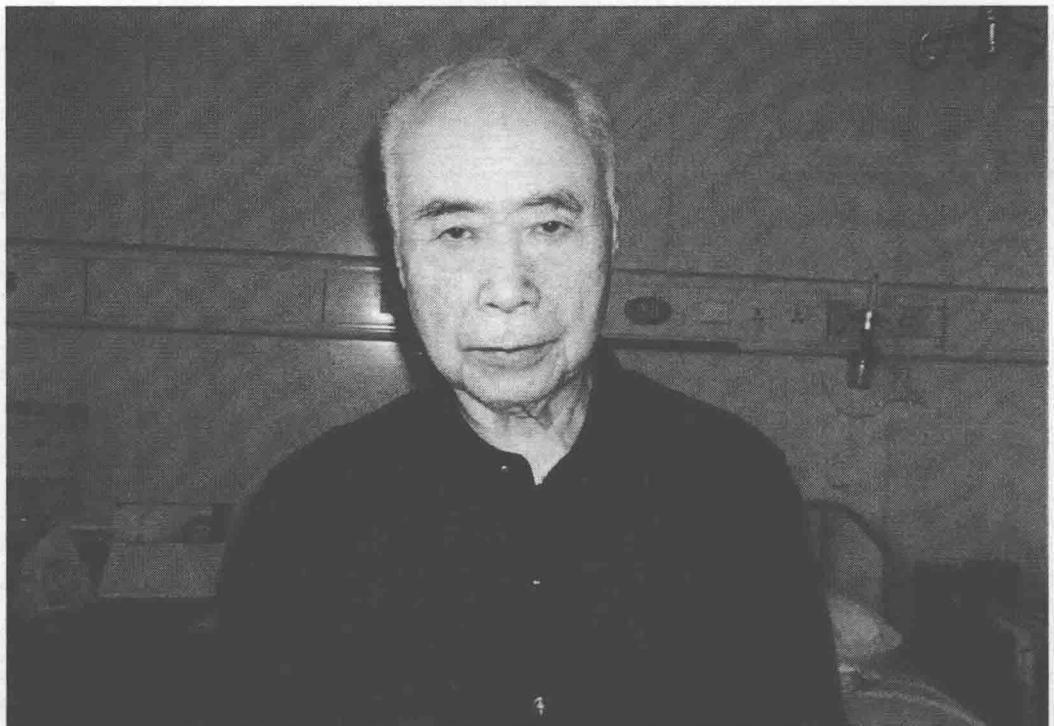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价值说自己

我没白活在人间

前 言

人到老年观世回忆往事，这是多数老年人的共识。我的第一篇《良心散忆心歌曲》，主要是回忆我过去所熟悉的几位革命老人和我的父母、兄弟家人点滴情况。此篇《人生价值说自己》，主要回忆本人一生功过。作为互相交流心得感受，欢迎家人、朋友们正反评论、雅指、正之，谢谢!!





近 照（八十六岁）

我是一个草民爱国主义者

我是一九二八年出生在一个小山村贫困农民家庭。一九三八年秋，日本兵进犯家乡，烧毁了全村茅屋草舍，打死三个乡民，我的老祖父死在其中。那年是我上小学二年级，只好停学。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在父母影响下，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参加革命，成为一名抗日战士。我历任过“小鬼”（勤务兵）、卫生员、文书、秘书、机要员、指导员、教导员、参谋等职。参加过南征北战，跟部队转战在安徽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等地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全国掀起抗日高潮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热情高涨！同时对国民党抗战不力，节节败退，失去东北、华北、上海，丢掉首都“南京”非常不满，恨国民党无能。我的老祖父、我的父母、兄弟都非常爱国。我当然也很爱国！我参军后，跟随部队，在南征北战中，血雨腥风里，我负伤一次。我尽职、尽责完成所有命令、任务。回忆当年，我是新四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的老战士、好战士、好军人……！（现在人老了，什么也不是）。

我是新政权建设参加者

一九四七年我在山东渤海军区报名参加华东局南下

干部队，在参谋处当机要秘书，当年二千多名男女干部、战士，千里迢迢、日夜兼程、披星戴月、风雨无阻、忍饥挨饿、风餐露宿，行军南下，主要任务是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为南方新区——大别山输送干部，去南方新区工作。同时运送了一批军装、棉被、军费银元等物资支援兄弟部队第二野战军使用，我们受到二野首长刘司令员、邓小平政委亲切的会见，并为我们作了精彩报告和指示。全体男女干部、战士无比高兴！同时宣布，根据中央指示，曾希圣同志由三野部队调二野部队任副参谋长。大家欢笑，雀跃！

干部队伍行军到淮北阜阳地区时，突然接上级指示：停止南进，就地开展武装斗争，创建政权。干部不分级别高低，按任务需要分配任务工作。任命陆学斌同志（师旅级）为县委书记、庄裕铭同志（原是专员）当县长。雷文（正团）任县委组织部长，黄文雅同志（团级）任县总队长等人，临时成为阜南县委核心。新县委没有固定地盘场所，行军打游击。

分配程纪宇同志（团干）任区委书记、胡一平同志（县干）任区长、洪正林同志（营干）任区大队长、郭铁同志（区干）任副区长、陈发祥同志（副营）任副教导员，组成中共赵集新区委员会。县总队配给我们一个

加强排兵力（全部是军中精华，战斗力极强）。作为区武装大队力量基础。根据分配的任务，我们立即分析阜南县赵集区十三个乡的情况。阜南全县都是敌我游击区，互相拉据，我方原来已取得了少数区乡政权。又因我方前任少数个别领导人彭×英、程×林同志左倾路线错误、乱捕人、乱杀 400 余人，其中不少是无辜。弄得人人惊慌不安，四散逃亡。敌人又反宣传，匪特、土顽力量猖狂，难以开创新政权。才创立的几个区乡政权，又垮台了，无法立足。社会群众惊恐害怕，苦难异常。县、区、乡、保、甲社会非常复杂。敌我互相斗争非常残酷，怎么办？新区委讨论新办法是：①暂不公开设区政府，先打游击，保获自身安全。经常夜晚活动和半公开活动。②宣布我方对地主、富农、散兵、游勇、蒋方人员、日伪人员、土匪小头目、帮会小头目，既往不咎。只要不再对抗，不违反我方政权地区治安，一律宽大对待，安心生产，保获其财产。对当地“小仕伸”、“小文人”可到新建的区、乡、保政权中任职。当乡长、保长、干事等职。有的到小学任教，有选择的吸收一部分社会青年、青年农民、小匪众、散兵、游勇，到区大队当战士，进行政训、军训，配给武器，实行供给制，对极个别、恶霸、土顽头目不降者实行奔袭，追剿打击。活捉惯匪恶

霸“程行书”、反共头目“庞瞎子”，并进行镇压。我们从打游击开始，走向公开。区乡保政权先后逐步公开，分期以政府名称挂牌办公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散发传单，公示佈告，召开会议，宣传全国各主要战场大好形势及淮海前线战况，稳定局势，安定人心。

由于县委、区委决心大，行动快，政策顺民心，方法好，很快打开了阜南赵集区局面，并秘密发展了少数党员。农民安心耕种了，集市贸易活跃了，后来对支援淮海战役起着良好作用。

不久又接到命令，全体南下干部归队，二千余名男女干部、战士重新集合，改翻号——“江淮支队”。彭光福（老红军）任司令，陆学斌同志任政治委员，李务本同志（老红军）任参谋长，顺利渡过淮河，郭铁同志仍留在赵集地区继续开展工作。皖西区党委派独立旅马旅长带领三个团兵力，来迎接我们。中途在“良河口”处，与阻击我们的国民党军打了一仗，我们胜利突出重围，平安进入“晓天镇”。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同志，司令员王近山同志欢迎我们，作了很好报告，分配了二千名干部的工作。我们胜利完成历史性几千里行军南下任务。

回忆当年阜南赵集区的政权建设中，程纪宇书记等多人被敌人杀害，牺牲了，同志们都很悲痛！全体同志

在新区政权建设中，都起着很好作用。我在其中作为参加者，也起着“螺丝钉”作用。回顾当年，那次政权建设很艰辛，很磨难，很危险，是惊心动魄的斗争！情景很难忘怀……

我是政治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者

解放后，我任过地委干事、皖西安徽公学教导主任、区委书记、县办主任、省厅处长、省公司经理、大中小厂长、党委书记、局党委书记等职。并先后在省建工局、省政府工业办公室、省委工交部办公室、淮南造纸厂、合肥铝厂、合肥钢厂、模型厂、机床配件厂、纺机厂、合肥烟厂、合肥轻工局、电子工业局工作过，有时任副职，有时是正职，有时身兼双职。那时的政治运动特别多，先后有“三反、五反、审干、肃反、反右派、反右倾、总路线、大跃进、公社化、大办钢铁、四清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、全民运动一切”等。都是政治性、政策性，带有阶级性、宗派性、整人性的运动。运动一来，往往躲避不了，逃避不掉，特别你是班子成员，副职也好，正职也罢，难以回避的。尤其是厂长、经理、书记人物更左右为难……？！我当年群众大字报上批评我是“观朝派”、“泥鳅派”、“好人主义”、“两面派”、“保守派”

等等。领导找我谈话，批评我“严重个人主义”、“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”、“没有政治灵魂”、“没有阶级立场”、“政治糊涂虫”。当年因运动往往不断变化，我只好采取：一，观望，细心听上级传达文件精神，看报纸社会反映，看其他人士发言，观察各人心态。二，采取尽可能不发言、少发言，防止言多有失，如果发言也决不伤害别人。三，如果我是一把手，主要负责人的话。对运动采取拖延，糊牌办法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对确有犯错人员，瞒报当年个别人对毛主席、林彪不好言论。尽可能不上升到政治问题，要手下留情、留工作，留出路，留前途，留希望，给饭吃。一切留有余地，不搞“一棍打死”，凭良心办事，以防将来被动。经我处分的合肥钢厂王×义同志、合肥烟厂冯本德同志、纺机厂李自柱同志，结果都很好，切如其份。受我说情保获的安徽省金属公司副经理曹奇、刘道香副科长、程法嘉同志三人**没有通过**，领导批评我“太温情”、“太右倾”、“与工作队不合作”。由于我对厅党组、省委工作组等领导不得罪，采取软抵抗态度，忍耐办法，最后曹、刘、程三同志仍被判刑劳改，我仍被撤职、降级。当时对我处分也比较“轻”。否则我的后果也很难说……？由于我当年右倾保守，不愿整人，**不欠政治账**，无后悔，我离休后，内心非常平静。

我是一个基层勤奋工作者

在战争年代里，我都良好完成上级指示、命令、工作任务。解放后，根据我当时所在单位、职务，对政治负责。对工作业务我也紧抓不放，都能尽职、尽责，雷厉风行，超额完成任务。在那年代，我每日工作都在十五小时左右，很少有星期天，很少休息。主张大干快上，我在工作岗位上不贪污、不收贿、不收礼（但离休后收小礼不少）。我大胆使用技术干部，依靠群众，团结同志，在没有投资情况下，我使合肥纺机厂每年增长 80%，使合肥烟厂每年增长 45%，使合肥电子局系统产值每年增长 37%（以上有档在案可



查)。那时我从未谋私为自己。现在反思，回忆工作，总结自己，肯定自己。我也有小错误、主观主义，平敬以礼待人精神不够。有时心里也时常检讨自己，所以在群众大会上，对本单位歪风邪气、发脾气时采取“大炮打蚊子”，不指名伤人，不伤害感情，以利工作。我每到一处，不磨洋工，勤奋工作，超额完成任务。

我的政治思想观念在变化

过去自从参加革命，经常接受首长们的教育。解放后，我两度进省委党校学习，我粗读过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资本论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、《联共布党史》、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论党纲》、《共产党员休养》及有关党史《书籍资料》。我对马列主义很信仰！对毛泽东思想非常崇拜！对他的爱戴感情无人可比。

从一九五七年反“右派”开始。反右倾、总路线、三面红旗、大跃进、公社化、大办食堂、大办钢铁、四清社教运动、文化大革命，等等运动。每次运动一开始，我是拥获的，很有盲目性。随着运动深化，引导整人，我的思想就有感觉、疑虑。怀疑他的路线的正确……？有不满情绪，只好埋在心里。

毛主席对刘少奇、彭德怀、陶铸、贺龙、张闻天、

李立三，许多生死之交的战友，打倒、批臭、打死、流放，关大牢法办，他不如蒋介石。国民党蒋先生对当年的军阀反蒋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阎锡山、龙云、张学良、冯玉祥等反他者，没有采取断然手段。蒋介石对有些知识分子，只打击少数人，如“七君子”、闻一多等，也没有大面积的迫害。毛主席的肚量太小了，他不能容人，而且记仇，报复人花样多，手段毒辣。

三年灾害，全国饿死人千百万之多。那几年是风调雨顺，完全是人祸造成的。各行各业都造成巨大损失，空前绝后，无法计算，无法弥补。造成人间伤害，千古难忘……！毛时代将来是会重新评估的。他的功过盖棺定论难以“三七开”，只能实事求是功过分开算，“对折”算“五五开”为好。

以上所述，也许我认识有错误？但都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是心里之话，实话。

我希望更全面平价周总理

周总理最早在国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。那时中共归第三国际领导的，他回国后，即投身革命，参加中共上层领导工作。他是职业革命家。

周总理是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组织者、指挥者，名

扬中外。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创始人。当时他在党内地位比毛主席高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起义，规模小，也在南昌起义这后，毛在军中是第二位的。

“文革”中，如果毛主席带领女秘书去外地休养。国家机关，在周总理苦撑局面下，可以照常运转。反过来，如果周总理去外地休养，由毛主席主管那时局面，行吗……？

孙中山是当年中华民国总理，他提出“三民主义”是国共两党共识的，说他是革命先行者。当年许多人称颂他是——国父，他夫人宋庆玲是——国母。我们的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，也可以称他为——国父，他的夫人邓颖超也可称——国母。他们的肖像、玉照，应当挂在北京天安门上。让人民自由朝拜、追思和敬仰……！他们是先人、导师、长辈。功高北斗，万古千秋……！

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“三民主义”和我党所创建的“以人为本，科学发展观，和谐社会”两者内容相同，可以融合在一起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民富国强，可以早日实现。

注：周总理在毛时代“文革”中，怕更大损失，被动有错误，人民理解他，原谅他。

我是历史中幸存者、受害者、幸运者

我在一生中，曾经患过三次重病，没有病死。在十余次战斗中有三次恶战。我没有被战死，只负伤一次，现在是八级残废军人。在政治运动中被撤职、降级、停止党籍，我没有被整死。综上所述，我三生有幸也！

我家庭比较美好。我的父母是革命人生，把我养大引向人间正道，走向光明。我的老婆退休后各方面良好。我的子、女、孙女们各方面都可以，也算孝顺。我无大的后顾之忧也！

我五十年代，职务上没有升迁，数次起因，都是因政治立场问题。但在我离休后，党和国家，给我享受的工资待遇不低。吃、穿、住、行、病无愁。**我是幸存者、受害者、幸运者，各方面都小可也……！**

我是个小小乐观主义者

回顾往事，我的经历也坎坷、曲折。老父亲因在为我党地下工作时，历史搞不清，下放农场养猪二十年，七十八岁才得到平反。我夫人被打成“右派份子”开除党籍，劳动改造，一九六二年平反。我受过撤职、降级、停止党籍处分。是是非非，一言难尽。

回忆中，也有许多美好情况。我原是一界草民，识字很少，但自学良好，现在粗通文字，能看通书报。我参加大小战斗七次，其中，三次恶战，负伤一次，但我未被打死，成为残废军人。五十年代里，我已是正县级干部，我长期没有升迁。除政治因素外，最后一次几位省市领导对我印象很好，要我去省里工作。因我怕后面再有政治运动和家庭中小困难，没有去省里上任，责任是我自己。但我现在的离休待遇好，收入不低了，很满足。我的一生中朋友很多，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穷朋友、富朋友、男朋友、女朋友；我都愿意交往。现在时常有往来和电话联系，互相不忘记，很亲热！想想过去，许多革命先烈很难过！看看现在我的儿女、孙女们，一切良好，也很幸福…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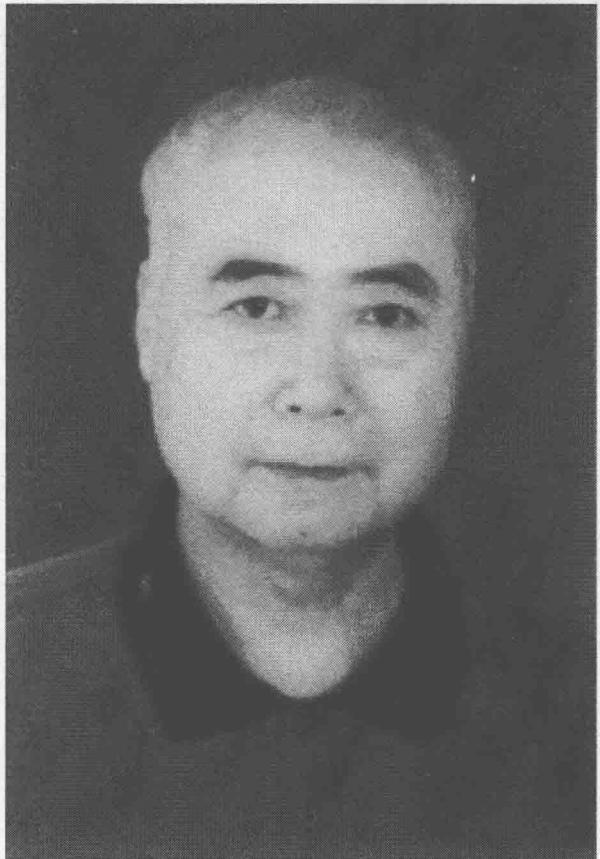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人老了，病也多了，有糖尿病、脑梗阻、脑血栓等毛病不少。好在现在科学进步，医疗条件好，中西医生们，获士们的医德、医术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，好好看病治病，争取多活几年！

人生有价值，我没白活在人间

人生一世不容易，人生价值有大小。我的人生价值很渺小。回忆过去，我是草民爱国者，是新政权参加者，

是保守主义者，是个基层干部廉洁工作者，是个小小乐观主义者。看看现在生活水平，我是享乐主义者。我很崇拜过去的许多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化家、科学家，各界学者、名家。他们对人类社会贡献多多！杰出又伟大……！我是个小草民、小战士、小干部，也有小贡献，没有白活在人间……！回忆人生，其乐无穷……！

可叹息的是，我现在不能再报孝国家，服务社会了，一切都吹了……。



陈发祥

二〇一一年九月



注：1964年“四清运动”时，领导指责我犯了不讲阶级路线、不讲政治路线、组织路线、经济路线错误，降职降级使用，下放东市区模型小厂，不参加党支部。“文革”中因有数次没有参加“忠字舞”，被停止党籍处分（档案可查）。

当年照片我思想很乱，无奈和彷徨。现在我的晚年生活一切小可，幸福、小康……！

我也希望他人、朋友们健康长寿，比我更美好！更强！更幸福！人间正道是沧桑……！